

在内蒙古阿尔山感受一张白桦树皮的“重生”

一片白桦树皮，为什么能变成一幅画？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镇，匠人们一层层剥下枯木和风倒木的树皮，利用它天然形成的颜色、剪裁、拼贴、烫烙，让普通树皮蜕变成一幅幅独一无二的画作。

走进树皮画制作工坊，白桦树皮特有的清香混着干燥原木的质朴味道扑面而来。体验区的桌案整齐排列，小剪刀、桦树皮、创作参考图摆放有序。工坊墙面之上，一件件极具山林特色的树皮画错落陈列，鸟兽生灵、林海雪原浑然天成。满屋作品中，一只灵动俏皮的小狐狸尤为吸睛，眉眼鲜活、绒毛蓬松，逼真的形态仿佛随时会跃出画面。

据树皮画一级工艺大师赵桂华介绍，一张普通的白桦树皮想要蜕变为精致的画作，需要历经 10 余道精细繁复的工序：收集回来的树皮，首先要经过分拣、清洗、高温蒸煮杀



▲白桦树皮制作的狐狸和白桦林。（刘阳 / 摄）

菌、烘干压平，完成防虫防腐处理，再按照厚度、纹理、色泽精细分层。匠人以刻刀、剪刀为笔，精细裁剪塑形，从细腻的鸟兽绒毛、精致的窗棂纹路，到壮阔的林海山川、雪原村落，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随后通过多层树皮叠加拼贴塑

造立体层次，辅以传统烫烙工艺润色，最后点缀林间苔藓、松塔、干花封胶装裱后，一张树皮才算真正完成“重生”。

一幅精品树皮画往往需要匠人潜心创作数月，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无可复制的山林孤品。

作为土生土长的白狼镇人，赵桂华自幼浸润在大兴安岭的林海之中，既是这门原生态手艺的坚守者，也是阿尔山林区转型发展的亲历者。早年间，当地林区人靠山吃山，以伐木、护林为主要生计。2000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实施，阿尔山林区全面停止商业采伐，放下油锯的林业工人一度陷入转型困境。

为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白狼镇深度挖掘林俗文化，推广白桦树皮画技艺，开设免费技能培训班，为当地林业工人开辟了全新的转型之路，让众多像赵桂华一样的林区人，实现了从伐木护林到以艺兴业的华丽转身。2018 年，白狼林俗树皮画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产业的转型与手艺的新生，也让林区人愈发敬畏自然、懂得守护山林。“我们做画，就

是利用风倒木的树皮，活树是绝对不剥的。”谈及树皮画的选材准则，赵桂华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林区人守护林海的初心。工坊所用树皮，全部取自林间自然倒伏的树木，这些风倒木历经长年风吹雨打、日晒荫蔽，树皮在自然淬炼中沉淀出深红、浅红、暖黄、米白等丰富的色彩层次，为画作创作提供了天然的调色盘，造就了每幅作品独一无二的自然质感。

依托自然馈赠的独特肌理与色调，因材施教、借色构图，成为白桦树皮画的独特精髓。“黑一点的树皮，我们用来做动物的毛发；脸部就选用干净洁白的树皮，微微发黄、泛红的料子，就搭配制作衣物、皮毛纹饰，相互映衬、层次分明。”在匠人们的巧思打磨下，沉寂的树皮挣脱荒芜，在方寸之间重获新生，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温柔故事。

（万佳灵 刘阳 白家诚）

王占义的散文《藏书余事》刊发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作为一篇优秀副刊散文，此文摒弃当下创作常见的辞藻堆砌、刻意煽情、立意空洞等弊病，以平实克制的叙事笔法、真切纯粹的个人视角，从藏书护籍的日常琐事切入，借“余事”这一微小切口，深挖文脉传承、文人初心与时代担当的深层命题。全文篇幅不长，文字质朴却意蕴深厚，叙事清淡却力量绵长，兼具成熟的文学审美价值与厚重思想内涵。

通读文本，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淡笔寄深情，以平实载厚重。如今不少散文创作，或是堆砌华丽修辞，刻意放大个人情绪；或是强行拔高主题，生硬嫁接宏大叙事，最终文气虚浮，情感与现实割裂，匠气十足。反观《藏书余事》，回归散文本真的审美传统，文字干净冲淡，不雕琢、不张扬、不造势，全部采用生活化纪实语言推进叙事。作者写奔波淘书、常年藏书、细心修书、静心守馆的点滴日常，娓娓道来，舒缓从容，无半句浮夸修饰，无一处刻意矫饰。

这份收放有度的克制文风，构筑起文本独有的文学张力。文学表达的至高境界，从来不是浓墨重彩的宣泄，而是返璞归真的平淡。全文没有激烈抒情，却字字藏热忱；没有口号式升华，却句句含哲思。看似只是记录业余生活片段，却在平缓叙事中，自然完成情感沉淀、精神成长与价值升华。这种淡而不浅薄、简约不空泛、沉静自有力量的文字质感，是



寻常余事见文心——由《藏书余事》说开去

当前散文创作中难得的纯正文心与审美定力。

从文本结构艺术审视，《藏书余事》章法精巧，层次逐层递进，完整遵循由事入情、由情人理、由私人公、由微入宏的文学逻辑，充分彰显散文形散神聚的美学特质。全篇以藏书这条个人生活线索贯穿始终，脉络清晰，起承转合浑然一体。

第一层落笔写实，铺陈生活本貌。作者如实记录工作之余与典籍相伴的日常，淘旧卷、整史料、护残书，扎根真实烟火，细节真切可感，为整篇文章筑牢扎实的生活根基，保有充足的文学真实感。

第二层侧重心境递进，书写精神蜕变。作者最初藏书只是工作之余修身怡情的个人爱好，伴随藏品日渐丰厚，在常年与旧籍相伴的过程里，慢慢生出对史料、对地域文脉的敬畏之心，完成从单纯志趣爱好到内在精神认同的转变，让文章跳出浅层生活记录，拥

灵叙事的厚度。

第三层抵达立意制高点，实现格局跃升。作者透过个人藏书的小事，洞察内蒙古文脉存续的现实困境，读懂古籍保护、史料留存、文明接续的公共价值，将私人爱好升华为自觉的文化担当。由小我走向大公，由琐碎日常承载时代大义，这也是全文的文眼与核心主旨。

三层叙事环环相扣，叙事、抒情、说理、升华融为一体，足见创作者纯熟的文本把控力与精巧的谋篇能力。

在立意与标题构思上，《藏书余事》做到了题浅义深，一字藏思辨。“余事”二字是全文精妙的文学切入点，也是贯穿全篇的思辨核心。世俗观念中，建功立业、追逐实绩是人生主业，藏书修典、整理旧物只是无关紧要的闲遐琐事。作者精准抓住这种普遍的价值偏差，以散文笔法完成价值重塑与审美纠偏。

在作者的文学观照里，世

人眼中的闲散余事，恰恰是文明永续的根本正事；大众口中无用的爱好，恰恰是文脉绵延的长久大用。一时功业终将随岁月更迭消散，浮名利禄转瞬成空，唯有典籍文字能够留存记忆、滋养精神、传承风骨。文章全程依托叙事含蓄思辨，不生硬说教，不直白议论，尽显文学表达的含蓄与智慧。

从整体审美品格来看，此文接续中国传统散文文以载道、修身养气的创作脉络。古往今来经典散文，皆追求文字质朴、格局正大、意蕴悠远、精神端正。《藏书余事》亦是如此，它不流连山水闲愁，不沉溺小我悲欢，以藏书观本心，以守护明志向，以小事观时代。文字之间自有文人静气、士人风骨与时代正气。

文章最珍贵的文学品质，在于微事藏格局，平淡见坚守。作者书写数十年日复一日地孤守护籍，从不刻意渲染自身劳苦，不夸大个人牺牲，只是平

静回望过往岁月，在从容叙述中流露长久坚守的定力；谈及文化热爱与文脉责任，不激昂造势、不高调宣扬，温和文字里自有家国情怀与开阔格局。这份沉静笃定、温润从容的气质，是当下散文稀缺的审美底色。

放置于当代文艺创作语境中，《藏书余事》精准回应了扎根生活、观照时代、涵养人心的创作导向。当下不少散文，要么局限于个人细碎情绪，格局狭隘；要么脱离现实土壤，文风浮躁空洞。而这篇作品立足实践，扎根真实生活，将个体精神求索、日常生命体验，与地域文脉传承、民族文化自信紧密相融，实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时代真实三者统一。

《藏书余事》是一篇笔法纯正、构思精巧、立意高远、品格端方的优质当代散文。文章以寻常闲事为叙事入口，以朴素文字为表达载体，以文脉赓续为精神内核，以长久坚守为价值归宿，于细微处开阔格局，于平淡中彰显风骨，于日常里蕴藏大义。既有传统散文温润雅致的底蕴，又契合新时代文艺正向昂扬的精神气象，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时代价值兼备，读后耐人回味，引人自省。

在文风浮躁、人心趋利的当下，这篇沉静厚重的短文，不仅是一篇优秀文学作品，更能让人读懂坚守的重量、文字的分量、文脉的绵长与文人纯粹的初心。

（郝振省）